

文白对照全译

資治通鑑

廿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3
續

K204.3/0159

1342430

资治通鉴

——文白对照全译本

(第二十册)

重庆师范大学
学前教育学院
图书馆

K204.3

0159

重庆师大图书馆

北



CS1518869

目 录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一

- 唐纪十七 起玄默阇茂八月，尽上章固敦，
凡八年有奇。 (5655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二

- 唐纪十八 起重光协洽，尽重光大荒落，凡十一年。 ... (5687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三

- 唐纪十九 起玄默敦牂，尽柔兆阇茂，凡五年。 (5719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四

- 唐纪二十 起强圉大渊献，尽重光单阏，凡五年。 (5750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五

- 唐纪二十一 起玄默执徐，尽柔兆浞滩，凡五年。 (5780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六

- 唐纪二十二 起强圉作噩，尽上章困敦六月，
凡三年有奇。 (5808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七

- 唐纪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，尽旃蒙大荒落正月，
凡四年有奇。 (5838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八

- 唐纪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，尽强圉协洽，
凡二年有奇。 (5873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九

- 唐纪二十五 起著雍浞滩，尽上章阇茂七月，
凡二年有奇。 (5907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

唐纪二十六 起上章阉茂八月，尽昭阳赤奋若，
凡三年有奇。 (5942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一

唐纪二十七 起阙逢摄提格，尽强圉大荒落，凡四年。
..... (5978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一

唐纪十七 起玄默阍茂八月，尽上章固敦，凡八年有奇。

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

龙朔二年 八月，壬寅，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、知西台事。

九月，戊寅，初令八品、九品衣碧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上幸骊山温汤，太子监国；丁未，还宫。

庚戌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。

癸丑，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，仍以来年二月辛东都。

左相许圜师之子奉辇直长许自然，游猎犯人田，田主怒，自然以鸣镝射之。圜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。田主诣司宪讼之，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。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

唐纪十七 唐高宗龙朔二年（公元662年）八月，壬寅（十六日），唐朝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、知西台事。

九月，戊寅（二十二日），唐朝初始让八品、九品官员穿浅蓝色衣服。

冬季，十月，丁酉（十一日），唐高宗到骊山温泉，让太子监理国事；丁未（二十一日），回宫。

庚戌（二十四日）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。

癸丑（二十七日），唐高宗下诏令：定于龙朔四年正月封泰山，并在明年二年前去东都洛阳。

左相许圜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，游猎时破坏他人田里的作物，田主愤怒，许自然用响箭射田主。许圜师将许自然打了一百棍子，而未有上报。田主到司宪衙门起诉，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作处理，西台舍人袁公瑜派人改名换姓给唐高宗上密封奏折告发此事。

封事告之，上曰：“围师为宰相，侵陵百姓，匿而不言，岂非作威作福！”围师谢曰：“臣备位枢轴，以直道事陛下，不能悉允众心，故为人所攻讦。至于作威福者，或手握强兵，或身居重镇；臣以文吏，奉事圣明，惟知闭门自守，何敢作威福！”上怒曰：“汝恨无兵邪！”许敬宗曰：“人臣如此，罪不容诛。”遽令引出。诏特免官。

癸酉，立皇子旭轮为殷王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诏以方讨高丽、百济，河北之民，劳于征役，其封泰山、幸东都并停。

颉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，敕兴昔亡、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。至兴昔亡之境，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，密谓海政曰：“弥射谋反，请诛之。”时海政兵才数千，集军吏谋曰：“弥射若反，我辈无噍类，不如先事诛之。”乃矫称敕，令大总管赏帛数万段，赐可汗及诸酋长，兴昔亡帅其徒受赐，海政悉收斩之。其鼠尼施、拔塞干两部亡走，海政与继往绝追讨，平之。军还，至疏勒南，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，欲与唐兵战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，以军资赂吐蕃，约

唐高宗说：“许围师身为宰相，欺压百姓，隐瞒不报，岂不是滥用权势，横行霸道！”许围师道歉说：“我位居朝廷机要部门，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，不能全合大家心意，所以受到别人的攻击。至于滥用权势，横行霸道，或手握强兵，或身居军事重镇才有可能；我作为一名文官，侍奉圣明君主，仅知道闭门自守，哪里敢滥用权势，横行霸道！”唐高宗十分生气，说：“你怨恨没有领军吗？”许敬宗说：“作臣下的竟敢如此，处死也不足以抵罪。”唐高宗命令马上将他领出去，又下诏免去他的官职。

癸酉（疑误），唐朝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（二十三日），唐高宗下诏说，因正征伐高丽、百济，河北百姓为征役所辛，原定封泰山、去东都洛阳的事都停止进行。

颉海道总管苏海政接受诏命讨伐龟兹，唐高宗命令兴昔亡、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一同前去。唐兵前进到兴昔亡境内，继往绝因一贯与兴昔亡有仇怨，于是秘密对苏海政说：“阿史那弥射要反叛，请杀掉他。”当时苏海政只有数千兵士，集合军官商量说：“阿史那弥射如果反叛，我们谁也活不成，不如先把他杀掉。”于是便假称奉皇帝命令，让大总管带帛数万段赏赐给可汗和诸位酋长，兴昔亡率领他的部下前来受赏，苏海政趁机将他们全部抓住并斩首。其中鼠尼施、拔塞干两部逃走，苏海政和继往绝率军追击把他们讨平。唐军返回途中，到疏勒南，弓月部又引吐蕃兵前来，想和唐兵交战；苏海政因军队已经疲劳，不敢应战，便以军用物资贿赂吐蕃军，讲和后返回。从此，各部落都认

和而还。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，各有离心。继往绝寻卒，十姓无主，有阿史那都支及李庶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。

是岁，西突厥寇庭州，刺史来济将兵拒之，谓其众曰：“吾久当死，幸蒙存全以至今日，当以身报国。”遂不释甲胄，赴敌而死。

三年 春，正月，左武卫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，悉平之。

乙酉，以李义府为右相，仍知选事。

二月，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，更名瀚海都护；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，更名云中都护。以磧为境，磧北州府皆隶瀚海，磧南隶云中。

三月，许圜师再贬虔州刺史，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，圜师子文思、自然并免官。

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，恃中官之势，专以卖官为事，铨综无次，怨讟盈路，上颇闻之，从容谓义府曰：“卿子及婿颇不谨，多为非法，我尚为卿掩覆，卿宜戒之！”义府勃然变色，颈、颊俱张，曰：“谁告陛下？”上曰：“但我言如是，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！”义府殊不引咎，缓步而去。上由是不悦。

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

为兴昔亡受冤屈，各怀离心。继往绝不久去世，西突厥十姓无首领，由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聚集西突厥余众附属于吐蕃。

本年，西突厥侵扰唐朝庭州，州刺史来济领兵抵抗，对下属说：“我早就应当死了，幸蒙保全直到今日，应当以身报国。”于是不解下铠甲头盔，奔赴敌阵，结果被打死。

三年（公元663年）春季，正月，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全部讨平铁勒反叛者的残余部众。

乙酉（疑误），唐朝任命李义府为右相，仍然主持选拔官员的事情。

二月，唐朝迁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，改名为瀚海都护府；迁移原瀚海都护府到云中古城，改名为云中都护府，以沙漠为界，沙漠以北州府都隶属瀚海都护府，沙漠以南隶属云中都护府。

三月，许圜师被贬为虔州刺史，杨德裔因循私屈法被流放庭州，许圜师的儿子许文思、许自然都被撤职。

右相、河间郡公李义府主管选拔官吏，依仗皇后武则天的权势，专以卖官为能事，选授没有次第，弄得怨声载道，唐高宗也时有所闻，曾经从容不迫地对李义府说：“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，做了不少违法的事，我还为你遮掩，你应该警告他们。”李义府脸色骤变，涨红着脸和脖子说：“是谁告诉陛下的？”唐高宗说：“只是我如此说，何必向我追索从哪里得来的呢？”李义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缓步离去。唐高宗因此不高兴。

望云气以预言吉凶的人杜元纪说李义府

第有狱气，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，义府信之，聚敛尤急。义府居母丧，朔望给哭假，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，登古墓，候望气色，或告义府窥觐灾眚，阴有异图。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，受其钱七百缗，除延司津监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。夏，四月，乙丑，下义府狱，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、详刑共鞠之，仍命司空李勣监焉。事皆有实。戊子，诏义府除名，流嶠州；津除名，流振州；诸子及婿并除名，流庭州。朝野莫不称庆。

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，榜之通衢。义府多取人奴婢，及败，各散归其家，故其露布云：“混奴婢而乱放，各识家而竟入。”

乙未，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，以金法敏为之。

丙午，蓬莱宫含元殿成，上始移徙居之，更命故宫曰西内。戊申，始御紫宸殿听政。

五月，壬午，柳州蛮酋吴君解反；遣冀州长史刘伯英、右武卫将军冯士翔发岭南兵讨之。

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，各

的住宅有冤狱造成的怨气，应该积蓄二十万缗钱抑制它。李义府信任他，于是搜括更加急切。李义府为母亲守丧期间，每月初一、十五朝廷给他哭吊亡母的假期，他总是换上老百姓服装与杜元纪出城东行，登上古坟墓，观望云气。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，图谋不轨。他又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，收受七百缗钱后，授给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。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将此事揭发。夏季，四月，乙丑（疑误），朝廷将李义府逮捕入狱，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、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，还命司空李世绩监督此事。他所犯罪行都属实。戊子（初五），唐高宗下诏令，将李义府削除名籍，流放嶠州；将李津削除名籍，流放振州；他另外的几个儿子及女婿，都被削除名籍，流放庭州。朝廷和民间人人互相庆贺。

有人戏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捷报，张贴在交通要道上。李义府多掠夺别人奴婢，等他垮台后，他们都各自回家，所以捷报中说：“奴和婢混杂着一起乱哄哄放出，各自都认识家而竞相进入。”

乙未（十二日），唐朝在新罗国设置鸡林大都督府，任命金法敏为都督。

丙午（二十三日），蓬莱宫含元殿落成，唐高宗开始迁移往那里居住，以前居住的宫殿改名西内。戊申（二十五日），开始到紫宸殿处理政事。

五月，壬午（三十日），柳州蛮首领吴君解反叛唐朝，唐朝派遣冀州长史刘伯英、右武卫将军冯士翔征发岭南兵征伐。

吐蕃与吐谷浑互相进攻，各派遣使者到

遣使上表论曲直，更来求援；上皆不许。

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，逃奔吐蕃，具言吐谷浑虚实。吐蕃发兵击吐谷浑，大破之，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奔国走依凉州，请徙居内地。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，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、辛文陵等分屯凉、鄯二州，以备吐蕃。六月，戊申，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，节度诸军，为吐谷浑之援。

吐蕃禄东赞屯青海，遣使者论仲琮入见，表陈吐谷浑之罪，且请和亲。上不许，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，降玺书责让之。

秋，八月，戊申，上以海东累岁用兵，百姓困于征调，士卒战溺死者甚众，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，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，问人疾苦，黜陟官吏。德玄，毅之曾孙也。

九月，戊午，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，拔其周留城。

初，刘仁愿、刘仁轨既克真岷城，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。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。仁师与仁愿、仁轨合军，

唐朝上书辩论是非，轮番向唐朝求援；唐高宗都没有同意。

吐谷浑大臣素同贵犯了罪，逃往吐蕃，详细地报告了吐谷浑的情况。吐蕃于是发兵进攻吐谷浑，吐谷浑被打得惨败，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率领数千帐离开国家，投奔唐朝凉州，请求移居唐朝内地。唐高宗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、辛文陵等分别屯兵于凉、鄯二州，以预防吐蕃。六月，戊申（二十六日），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，调度约束诸军，作为吐谷浑的后援。

吐蕃禄东赞屯兵青海，派遣使者论仲琮到唐朝朝见唐高宗，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恶，而且请求同唐朝和亲。唐高宗不批准，派遣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，颁用皇帝的印章封记的文书责备吐蕃。

秋季，八月，戊申（二十七日），唐高宗因辽东地区连年用兵，百姓为赋税力役所困扰，士卒战死溺死的许多，下诏令免掉三十六州的造船任务，派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别到十道，询问百姓疾苦，考核升降地方官吏。窦德玄是窦毅的曾孙。

九月，戊午（初八），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在白江击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国兵，攻下周留城。

当初，刘仁愿、刘仁轨攻克真岷城以后，唐高宗命令孙仁师领兵渡海援助他们。百济王扶余丰从南边招来倭国人来抵抗唐兵。孙仁师与刘仁愿、刘仁轨联合，声势大振。部

势大振。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中，欲先攻之，仁轨曰：“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士卒，缓之则旷日持久。周留城，虏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宜先攻之，若克周留，诸城自下。”于是仁师、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，仁轨与别将杜爽、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，以会陆军，同趣周留城。遇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，王子忠胜、忠志等帅众降，百济尽平，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城，不下。

初，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，长七尺餘，骁勇有谋略，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，犹中国刺史也。苏定方克百济，常之帅所部随众降。定方繫其王及太子，纵兵劫掠，壮者多死。常之惧，与左右十餘人遁归本部，收集亡散，保任存山，结栅以自固，旬月间归附者三万餘人。定方遣兵攻之，常之拒战，唐兵不利；常之复取二百餘城，定方不能克而还。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，百济既败，皆帅其众降。刘仁轨使常之、相如自将其众，取任存城，仍以粮仗助之。孙仁师曰：“此属兽心，何可信也！”仁轨曰：“吾观二

下诸将因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冲，想先进攻它。刘仁轨说：“加林城险要坚固，急攻会伤亡士卒，慢攻又攻不下，将旷日持久。周留城为敌人的巢穴，群凶汇集之地，除恶务必扫除根本，应该先进攻它，若攻下周留城，其他各城就会不攻自下。”于是孙仁师、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，刘仁轨与别将杜爽、扶余隆率领水军和粮船从熊津入白江，和陆军会合，一同向周留城推进。唐兵和倭国兵遭遇于白江口，刘仁轨等四次战斗，都接连取得胜利，焚烧敌船四百艘，烟火冲天，连海水都变成红色。百济王扶余丰脱身逃往高丽，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等率领部下归降，百济全都平定，只有别帅迟受信据守任存城，没有被攻下。

当初，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，身高七尺多，勇猛有谋略，在百济任达率兼郡将，相当于唐朝刺史的职位。唐将苏定方攻克百济，黑齿常之率领部下随百济人归降唐朝。苏定方囚禁百济王及太子，纵兵劫掠，成年人多被杀死。黑齿常之害怕，与手下十多人逃归本部，收集被打散的士卒，保守任存山，结起栅栏以加强防守，一月之间归顺的有三万多人。苏定方派兵进攻，黑齿常之进行抵抗，唐兵失利；黑齿常之又攻取二百多座城池，苏定方无法攻下这些城池，只好撤回。黑齿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守险要以响应福信，百济失败后，他们率领部众归降刘仁轨。刘仁轨派黑齿常之、沙吒相如率领他们的部众去攻占任存城，还支援他们粮食和武器。孙仁师说：“这类人人面兽心，怎么能够相信！”刘仁轨说：“我看这两人都忠勇有谋略，注重信义；只是前次错投奔了人，现在正是

人皆忠勇有谋，敦信重义；但向者所托，未得其人，今正是其感激立功之时，不用疑也。”遂给其粮仗，分兵随之，攻拔任存城，迟受信弃妻子，奔高丽。

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，召孙仁师、刘仁愿还。百济兵火之余，比屋凋残，僵尸满野。仁轨始命瘞骸骨，籍户口，理村聚，署官长，通道涂，立桥梁，补堤堰，复陂塘，课耕桑，赈贫乏，养孤老，立唐社稷，颁正朔及庙讳；百济大悦，阖境各安其业。然后修屯田，储糗粮，训士卒，以图高丽。

刘仁愿至京师，上问之曰：“卿在海东，前后奏事，皆合机宜，复有文理。卿本武人，何能如是？”仁愿曰：“此皆刘仁轨所为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悦，加仁轨六阶，正除带方州刺史，为筑第长安，厚赐其妻子，遣使赏玺书劳勉之。上官仪曰：“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，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，皆可谓君子矣！”

冬，十月，辛巳朔，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，其事之小者，皆委太子决之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诏改来年元。

他们感激立功的时候，不一定怀疑。”于是发给粮食和武器，分兵跟随他们，攻下了任存城，迟受信丢弃妻子儿女，投奔高丽。

唐高宗命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，召孙仁师、刘仁愿回朝。百济经战火之后，家家屋弊残破，僵尸遍野，刘仁轨命令掩埋骸骨，登记户口，整理村落，任命官长，修通道路，架设桥梁，修补堤堰，恢复陂塘，督促民众种田养蚕，赈济贫穷的人，赡养孤独无依的老人，建立唐朝的土、谷神坛，颁布唐朝历法和已故皇帝名讳。百济人民很高兴，全境各安其业。然后又治理屯田，储备粮食，训练士卒，计划进取高丽。

刘仁愿回到京师长安，唐高宗问他：“你在海东，前后上奏事情，都合时宜，又有文采条理。你本是武人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”刘仁愿说：“这都是刘仁轨所做的，不是我所能办到的。”唐高宗听了十分高兴，给刘仁轨晋升六级官阶，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，为他在长安建筑住宅，给他的妻子儿女优厚的赏赐，派使者带着用天子玺印封记的文书前去慰劳勉励他。上官仪说：“刘仁轨被撤职后，能为朝廷尽忠，刘仁愿掌握指挥权而能举荐贤人，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！”

冬季，十月，辛巳朔（初一），唐高宗命令太子每五日一次在光顺门内视察各部门呈奏事情，事情比较小的全授权太子裁决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（二十一日），唐高宗下令，明年更变年号。

壬寅，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，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。

是岁，大食击波斯、拂菻，破之；南侵婆罗门，吞灭诸胡，胜兵四十余万。

麟德元年 春，正月，甲子，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，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。

初，李靖破突厥，迁三百帐于云中城，阿史德氏为其长。至是，部落渐众，阿史德氏诣阙，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。上召见，谓曰：“今之可汗，古之单于也。”故更为单于都护府，而使殷王遥领之。

二月，戊子，上行幸万年宫。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。

丙午，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坐赃，赐死。司宗卿陇西王博义等奏李孝协父叔良死王事，李孝协无兄弟，恐绝嗣。上曰：“画一之法，不以亲疏异制，苟害百姓，虽皇太子亦所不赦。孝协有一子，何忧乏祀乎！”李孝协竟自尽于第。

五月，戊申朔，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薨。

乙卯，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。

壬寅（二十三日），唐朝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，带兵进击弓月以解救于阗。

本年，大食进攻波斯、拂菻，把他们击败；向南侵扰婆罗门，吞灭诸胡，拥兵四十余万。

麟德元年（公元664年） 春季，正月，甲子（十六日），唐朝将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，任命殷王李旭轮为单于大都护。

最初，李靖攻破突厥，迁移三百帐到云中城，由阿史德氏担任官长。至此时，部落逐渐扩大，阿史德氏到唐朝朝廷，请求依照自己的法律立亲王为可汗以统率他们。唐高宗召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今天的可汗，就是古时的单于。”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，由住在长安的殷王李旭轮遥任都护。

二月，戊子（初十），唐高宗到万年宫。

夏季，四月，壬子（疑误），卫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去世。

丙午（二十九日），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因犯贪赃罪，赐死。司宗卿陇西王李博义上奏，说李孝协的父亲李叔良过去为朝廷牺牲，李孝协没有兄弟，恐要绝后。唐高宗说：“法律是一样的，不能因亲近疏远而有不同，如果伤害人民，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。李孝协有个儿子，怎么担心无人祭祀祖先呢！”李孝协终于在住宅中自杀。

五月，戊申朔（初一），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去世。

乙卯（初八），唐朝在昆明的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朔，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。

八月，丙子，车驾还京师，幸旧宅，留七日；壬午，还蓬莱宫。

丁亥，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，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、检校左相。

冬，十月，庚辰，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：“臣伏睹所存戍兵，疲羸者多，勇健者少，衣服贫敝，唯思西归，无心展效。臣问以‘往在海西，见百姓人人应募，争欲从军，或请自办衣粮，谓之“义征”，何为今日士卒如此？’咸言：‘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，人心亦殊。曩时东西征役，身没王事，并蒙敕使弔祭，追赠官爵，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，凡度辽海者，皆赐勋一转。自显庆五年以来，征人屡经渡海，官不记录，其死者亦无人谁何。州县每发百姓为兵，其壮而富者，行钱参逐，皆亡匿得免；贫者身虽老弱，被发即行。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，当是时，将帅号令，许以勋赏，无所不至；及达西岸，惟闻枷锁推禁，夺赐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无以自存，公私困弊，不可悉言，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，非独至海外而然也。又，本因征役授勋级

秋季，七月，丁未朔（初一），唐高宗下诏，定于麟德三年正月封泰山。

八月，丙子（初一），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，来到他任晋王时的住宅，居留七天；壬午（初七），返回蓬莱宫。

丁亥（十二日），唐朝任命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任右相，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、检校左相。

冬季，十月，庚辰（初六），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奏说：“我视看留在这儿戍守的兵卒，疲惫瘦弱的占多数，勇猛健壮的占少数，衣服单薄破旧，一心想返回西边家乡，没有在这里效力的心思。我曾经问他们：‘先前在西边家乡时，看见民众踊跃应募，争着要从军，有人请求自备衣服口粮，称为义征，现在的士卒为何这样？’人人都说：‘现在的官府与从前不同，人心也不一样。以前在东西征战中，为朝廷牺牲，都承蒙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，追封官爵，或者把死者的官爵回授给他的子弟，凡渡辽海东征的，都赐勋一级。自显庆五年以来，东征的人多次渡海，官府没有记录，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他的姓名和死因。州县官每次征发百姓当兵，强壮而富有的人，花钱买通办事人员，全得以免征，而贫穷的人虽然年老体弱，却马上被征发入伍。不久前攻占百济及平壤的苦战，当时将帅发出号令，答应立功的人受奖赏，无所不至；等到返回西海岸，只听说被拘捕，被追究监禁，夺去赏赐，免掉勋级，州县官吏上门催迫租赋，简直无法生活下去，公私困乏，一言难尽。因而不久前，从海西出发时就已经有逃亡或使自己残废的人，并不只是到了海外才发生此种情况。还有，本来把因征战获得勋级看成一种荣耀；而近年出征中，全让

以为荣宠；而比年出征，皆使勋官挽引，劳苦与白丁无殊，百姓不愿从军，率皆由此。’臣又问：‘曩日士卒留镇五年，尚得支济，今尔等始经一年，何为如此单露？’咸言：‘初发家日，惟令备一年资装；今已二年，未有还期。’臣检校军士所留衣，今冬仅可充事，来秋以往，全无准拟。陛下留兵海外，欲殄灭高丽。百济、高丽，旧相党援，倭人虽远，亦共为影响，若无镇兵，还成一国。今既资戍守，又置屯田，所藉士卒同心同德，而众有此议，何望成功！自非有所更张，厚加慰劳，明赏重罚以起士心，若止如今日已前处置，恐师众疲老，立效无日。逆耳之事，或无人为陛下尽言，故臣披露肝胆，昧死奏陈。”

上深纳其言，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度海以代旧镇之兵，仍敕仁轨俱还。仁轨谓仁愿曰：“国家悬军海外，欲以经略高丽，其事非易。今收获未毕，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，军将又归；夷人新服，众心未安，必将生变。不如且留旧兵，渐令收获，办具资粮，节级遣还；军将且留镇抚，未可还也。”仁愿曰：“吾前还海西，大遭谗谤，云吾多留兵众，谋据海东，几不免祸。今

有助级的人挽舟拉车，劳苦同民夫没有两样，人民所以不愿从军，大概都由于这些原因。’我又问：‘以前士卒留在这里镇守五年，尚且能够支持，现在你们才经历一年，为什么衣着这样单薄甚至露体？’他们都说：‘当初从家乡出发时，只让预备一年用的物资服装，现在已经二年，还没有回家的日期。’我查核军士所存留的衣服，今年冬仅可以应付，明年秋季以后，全无准备。陛下留兵驻在海外，想消亡高丽。百济、高丽从前就相互支援，倭人虽远，也互相呼应，假如没有我们军队镇守在这里，他们还会成为一国。现在既凭借士卒戍守，又设置屯田，所依靠的是士卒同心同德，而他们既然有这种议论，如何能指望获得成功！如不有所更改，给予士卒优厚的慰劳，明确赏赐有功，切实责罚过失，以鼓起士气，而只是像以前那样处置，恐士卒疲惫，士气低落，成功不能估计。这些不顺耳的事情，也许没有人向陛下详尽说明，所以我无保留地说出肺腑之言，冒死奏陈。”

唐高宗接受他的意见，派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领兵渡海替换原来留守的士兵，并命令刘仁轨一同返回。刘仁轨对刘仁愿说：“国家派兵远驻海外，想以此治理高丽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现在秋收还未完成，而军吏与士卒一下子全部替换，将领也要回去，夷人不久前才被征服，人心尚未稳定，必将发生变乱。不如暂时将旧兵留下，继续完成秋收，预备好粮食和物资，然后分批遣返。将领也应暂时留下来安定局面，还不能回去。”刘仁愿说：“我前次回到海西，遭到众多诽谤，说我故意多留士卒，图谋割据海东，几乎不能免除杀身之祸。今日仅知道按皇帝的命令办

日唯知准敕，岂敢擅有所为！”刘仁轨曰：“人臣苟利于国，知无不为，岂恤其私！”乃上表陈便宜，自请留镇海东。上从之。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，使招辑其余众。

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，故上排群议而立之；及得志，专作威福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，上不胜其忿。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禁中，尝为厌胜之术，宦者王伏胜发之。上大怒，密召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。仪因言：“皇后专恣，海内所不与，请废之。”上意亦以为然，即命仪草诏。

左右奔告于后，后遽诣上自诉。诏草犹在上所，上羞缩不忍，复待之如初；犹恐后怨怒，因给之曰：“我初无此心，皆上官仪教我。”仪先为陈王谗议，与王伏胜俱事太子忠，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、伏胜与忠谋大逆。十二月，丙戌，仪下狱，与其子庭芝、王伏胜皆死，籍没其家。戊子，赐忠死于流所。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，罢政事，为司礼太常伯，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，皆坐与仪交通故也。

自是上每视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皆预闻之。天

事，哪里还敢擅自作主！”刘仁轨道：“作为臣下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知道的事就必定要办，怎么能顾惜个人！”于是上书陈述如何办对国家有利，自己请求留下镇守海东，唐高宗听取了他的意见。唐朝又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尉，让他招抚百济余众。

当初，皇后武则天能屈身忍辱，顺从唐高宗的旨意，所以唐高宗排除不同意见，立她为皇后；等到她得志之后，恃势专权，唐高宗想有所作为，常为她所牵制，唐高宗十分愤怒。有道士叫郭行真，出入皇宫，曾施行用诅咒害人的“厌胜”邪术，太监王伏胜揭发了这件事。唐高宗大怒，私下召来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。上官仪于是进言说：“皇后专权自恣，天下人都不说好话，请废黜她。”唐高宗也以为应该这么办，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令。

皇帝左右的人跑去告诉武后，武后赶忙来到唐高宗处诉说。当时废黜的诏令草稿还在唐高宗处，他羞惭畏缩，不忍心废黜，又像原来一样对待她；唯恐她怨恨恼怒，还哄骗她说：“我原本没有这个想法，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。”上官仪原先任陈王谗议，与王伏胜都曾事奉已被废黜的太子李忠，武后于是便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、王伏胜与李忠阴谋背叛朝廷。十二月，丙戌（十三日），上官仪被逮捕入狱，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都被处死，家财被查封没收。戊子（十五日），赐李忠自杀于流放处所。右相刘祥道因与上官仪友善，被免去相位，降职为司礼太常伯，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廷官员被流放贬谪的很多，都因同上官仪有来往的缘故。

此后，唐高宗每逢临朝治事，武后都在后边垂帘听政，政事不管大小，她全要参与。

下大权，悉归中宫，黜陟、生杀，决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

太子右中护、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、西台会议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。

二年 春，正月，丁卯，吐蕃遣使入见，请复与吐谷浑和亲，仍求赤水地畜牧，上不许。

二月，壬午，车驾发京师，丁酉，至合璧宫。

上语及隋炀帝，谓侍臣曰：“炀帝拒谏而亡，朕常以为戒，虚心求谏；而竟无谏者，何也？”李勣对曰：“陛下所为尽善，群臣无得而谏。”

三月，甲寅，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。恪，宝谊之子也。

辛未，东都乾元殿成。闰月，壬申朔，车驾至东都。

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。敕西州都督崔知辩、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；西台侍郎孙处约、太子右中护、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。

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《戊寅历》推步浸疏，乃增损刘焯《皇极历》，更撰《麟德历》；五月，辛卯，行之。

天下大权，都归于武后，官员升降生杀，取决于她一句话，皇帝只是拱拱手而已，朝廷内外称他们为“二圣”。

太子右中护、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，西台侍郎孙处约同任同东西台三品。

二年（公元665年） 春季，正月，丁卯（二十四日），吐蕃派遣使者入朝见唐高宗，请恢复同吐谷浑和好，还要求给他们原吐谷浑的赤水作为放牧地。唐高宗不同意。

二月，壬午（初十），唐高宗从京师长安出发；丁酉（二十五日），到达合璧宫。

唐高宗说到隋炀帝时，对身边大臣说：“隋炀帝拒绝规劝而亡国，朕时常引为鉴戒，虚心寻求规劝，而终于没有进谏的人，为什么？”李世绩回答说：“陛下所作所为尽善尽美，所以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。”

三月，甲寅（十二日），唐朝任命兼司戎太常伯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。姜恪为姜宝谊的儿子。

辛未（二十九日），东都洛阳乾元殿落成。闰三月，壬申朔（初一），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。

疏勒弓月招引吐蕃侵扰于阗，唐高宗命令西州都督崔知辩、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带兵援救于阗。

夏季，四月，戊辰（二十七日），左侍极陆敦信任检校右相；西台侍郎孙处约和太子右中护、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都被免去相职。

秘阁郎中李淳风认为傅仁均《戊寅历》推算天文疏误越来越大，于是增删刘焯《皇极历》，新写成《麟德历》；五月，辛卯（二十日），新历颁布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。

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；八月，壬子，同盟于熊津城。刘仁轨以新罗、百济、耽罗、倭国使者浮海西还，会祠泰山，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皇后表称：“封禅旧仪，祭皇地祇，太后昭配，而令公卿行事，礼有未安，至日，妾请帅内外命妇莫献。”诏：“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，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。”壬戌，诏：“封禅坛所设上帝、后土位，先用藁秸、陶匏等，并宜改用茵褥、罍爵，其诸郊祀亦宜准此。”又诏：“自今郊庙享宴，文舞用《功成庆善之乐》，武舞用《神功破陈之乐》。”

丙寅，上发东都，从驾文武仪仗，数百里不绝。列营置幕，弥亘原野。东自高丽，西至波斯、乌长诸国朝会者，各帅其属扈从，穹庐毳幕，牛羊驼马，填咽道路。时比岁丰稔，米斗至五钱，麦、豆不列于市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上至濮阳，窦德玄骑从。上问：“濮阳谓之帝丘，何也？”德玄不能对，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：“昔顓頊居此，故谓之帝

秋季，七月，己丑（十九日），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。

唐高宗命令熊津都尉扶餘隆与新罗王金法敏解除以前的怨恨；八月，壬子（十三日），双方结盟在熊津城。刘仁轨带领新罗、百济、耽罗、倭国使者从海路西归，打算与唐君臣在泰山会合进行祭祀，高丽也派遣太子福男前来陪祭。

冬季，十月，癸丑（十五日），皇后武则天表说：“封禅原来的礼仪，祭皇地祇时，太后在左边配享，而令公卿大臣执行祭祀之事，这在礼法上有不妥当的地方，这次祭皇地祇，我请求率领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女莫献祭品。”唐高宗下诏：“在社首山祭皇地祇时，皇后第二个进献祭品，越国太妃燕氏最后一个进献祭品。”壬戌（二十四日），唐高宗下诏：“封禅坛上所设的上帝、后土神位，先前使用禾秆、陶匏等，都应改用茵褥、罍爵，以后郊祭也应照此办理。”又下诏令：“自今以后，郊、庙祭祀宴会，文舞用《功成庆善之乐》，武舞用《神功破阵之乐》。”

丙寅（二十八日），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，随从的文武官员和仪仗数百里不断。驻扎的营支的帐篷，连绵于原野。东起高丽，西至波斯、乌长诸国的朝会使节，各带随从人员扈从车驾，毡做的帐篷，牛羊驼马，堵塞道路。当时连年丰收，一斗米才五个钱，麦子、豆类上市全没有人买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（二十日），唐高宗来到濮阳，窦德玄骑马跟随，唐高宗问他：“濮阳称为帝丘，为什么？”窦德玄不能回答。许敬宗从后边跃马向前说：“从前颛顼居住在这儿，所以称为帝丘。”唐高宗称赞他。许敬宗退下